

廣寒殿
魏莊渠先生集記



魏莊渠先生集

魏校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殿寒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華國章)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明史本傳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其先本李姓，居蘇州葑門之莊渠。因自號莊渠。弘治十八年成進士，歷南京刑部郎中，守備太監劉瑯藉劉瑾勢，張甚。或自判狀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己意，無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病歸。嘉靖初起爲廣東提學副使，丁憂服闋，補江西兵備副使。彙遷國子祭酒，太常卿，尋致仕。校私淑胡居正、主敬之學，而貫通諸儒之說，擇執尤精。嘗與余祐論性，略曰：天地陰陽五行之本體也，故理無不具，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與習對，言但取生字爲義，非性之所以得名。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習曰習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纔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之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前後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見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爲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得以其說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諡恭簡。唐順之、王應電、王敬臣皆其弟子也。

原序

古人學問。只是理會此身。踐形惟肖。擔負許多道理。迨其後德業有成。而拄天踏地。障川迴瀾。千載之統緒歸之。卽當時後世之學者。莫不賴之也。明二百七十餘年。眞儒輩出。若崑山莊渠魏先生。尤稱醇乎其醇者。先生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然絕不有其聰明。蓋樸訥簡重。言動以禮。又其性成也。釋褐後。歷任郎署。不逾時。卽移疾家居。講明正學。先生眞見得許多道理。與世之一切閒物事。都無交涉。而直以此身擔負之。意念固已深遠矣。未幾。詔起田間。兩膺學使。其在百粵也。毀淫詞。闢異端。興學校。育人材。規條井井。及在中州時。亦復如之。嗣進秩棘寺。遷轉司成。兼經筵講官。俄復改太常。守禮秉義。毫不與俗浮沈。然而所至多窒。慨然動賦歸之思焉。蓋先生以倡明斯道爲己任。不得行其志於天下。則當廣其教於吾徒。故一時學士大夫。質疑問難。慕道而來者。先生皆接引不倦。警覺而提撕之。且復力砥頽波。距邪崇正。於象山則辨其學未近道。於慈湖則責其逆天侮聖。拔本塞源。凡衛之之嚴。無非信之之篤。而語其得力。要在理會此身。毅然以聖人爲必可爲。而且與天下之學者。共爲之者也。先生不云乎。人眞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工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爲。亦且不屑爲。至哉言乎。後之學者。慎其無益。以務求其有益。夫乃於學問之途。一身之內。善理會者也。抑先生又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今讀先生之文者。尙其奮然興起。亟思所以師先生也夫。

魏莊渠先生集

原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卷之上

書

寄李立卿

與方時鳴

與黃子和

復余子積論性

答歐陽崇一

與呂仲木

與潘希召

與周充之

與盧木伯

答林令

與胡永清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與范袁州

與顧禹錫

與李子庸

答王直夫

答利賓

答林相

答顧禹錫

與王純甫

答甘欽采

答霍渭先

答王長沙

答呂仲木

答王宗尹

答應元忠

答崔子鍾

復邵思抑

又復邵思抑

與桂子實

與聞靜巾

與吳德翼

與崔子鍾別紙

與梁仲用

與呂仲木

答王天字

與唐應德

答何子時

與周士淹

與鄭壻若曾

寄從子希哲

卷之下

書

復徐子謙

與胡希曾

答呂仲木

復徐曰仁

與徐朝儀

答王子正

答呂德

答章懋實

答曾太平

寄參姪

答俞獻可

與利僉事

與顧禹錫

與陳子醇

與郭水部

與余侏

答蘇駕部

與唐音

與羅達夫

與查原博

與胡永清

與邵思抑

與李立卿

答夏惇夫

答沈景明

與王應電

又與王應電

寄林相

與鄭堦若曾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與參姪

序

朱氏遺書序

禮記纂言序

莊渠李氏統宗譜

贈胡重器僉憲福建序

送趙終吉擢守曲靖軍民府序

送吳得中僉憲浙江序

敘錄

莊渠李氏族屬譜序

高墟王氏族譜序

題吳越錢氏族譜序

說

心說

性說

理氣說

觀海說

贈寬字德裕說

鄭堦若曾字說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閩中 柳 椿 全校
陳紹濂

書

寄李立卿

承示別後於篤實上用功。深覺有得力處。此卽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以高明之才。而又自治深切如此。雖造於聖賢。不難矣。聞之曷勝欣仰之至。又謂沈潛終做不得。此則未敢聞命。豈謙光之談邪。夫沈潛在我。不沈潛亦在我。或是尊兄薄沈潛而不爲。豈有欲爲而不能之理。竊意高明才識既優。氣勢又盛。事來揮霍得下。應付得行。不知不覺。多於好處蹉了。往往心有未密。察理有未精。使在他人。便敢撐駕說去。更不可告以善言。今高明自知闕卻沈潛功夫。此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處也。今乃逡巡欲爲不爲。甘伏批退相似。無乃自畫矣乎。須知纔曉得不能沈潛。便是能沈潛本領。只在吾心一轉移閒耳。尊兄試於日用閒體驗。便自可見。

與方時鳴

近蒙令兄示以邸報。乃知執事誤以平日知愛。濫列賤姓名於薦章。讀之。顏忸怩而心惶懼。幾無地以自

容昔龐士元爲郡功曹。以獎勸人才爲己任。稱之輒過其能。或問其故。曰。當今人才衰少。宜獎勸以成就之。執事此舉。蓋卽龐士元之盛心。但所稱許太過。而又公薦之朝。則恐傷執事知人之明。而累執事薦賢之公也。王文正公在政府。凡後進有人望者。皆先試之以職。使天下皆知其賢。然後用之。蓋欲保全人才也。執事此舉。誤蒙知愛。則有之。恐非所以保全之道也。昔在有宋。大儒如程朱。其學問皆從踐履實地上說出。當時猶加以邪黨之名。嚴以僞學之禁。況如校之實行。不及古人萬分一。而執事目之爲正人。名之以古學。使他人見之。有不切齒而怒。掩口而笑者邪。是將起黨禍也。是自張的。而使人得彎弓以射之也。雖然。此非執事之過。乃校之罪耳。執事惟知薦賢以報國。特不知校之不肖。而誤以充薦章。校誠不肖。不能自強於善。有負執事之薦。是則重可罪耳。事旣往矣。可以無言。而校之私分。又有不當言者。但以平日誤辱知愛。故敢布其腹心。士大夫好惡不同。毀譽亦異。毀校者。必有溢惡之言。願執事勿與之辨。以息其爭。譽校者。必有溢美之言。願執事勿與之和。以益其過。庶可以末減校聲聞過情之罪。而保全之於方來也。此外更願執事守口如瓶。相時而後發。以咸其輔頰舌爲戒。以良其輔言有序爲法。則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狂瞽之言。干瀆尊聽。高明其自擇焉。

與黃子和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縣仰不忘。緬惟尊兄。平日抱負。且夙有令望。出典大郡。謂當書最於屏。以次徵召。而迺忽有轉運之擢。殆非所宜。靜言思之。迺知廟堂自有深意。日尊兄之守湖州。小民陰受

實惠而士大夫嘖嘖頗有煩言。廟堂愛惜人材。雅知尊兄之操。人所易汙染處。決不能汙染尊兄。故副之以錢穀。則貞白之操。久而益彰。異議將自息矣。譬如一件貞白之物。寘之白處。猶混而難知。惟寘之黑處。則皎而易知矣。尊兄素有定力。固不以人言爲重輕。然亦當體廟堂美意。仕優之暇。更願以義理涵養此心。將聖賢之言。浸灌培壅。開發聰明。恐不宜先求之於史冊。承諭閒中讀西銘甚適。必深有自得處。所恨相去之遙。無由請教耳。妄想孔門之學。以求仁之方。伊川有言。仁字惟公近之。又曰。公而以人體之。則仁矣。明道亦謂。將身來放萬物中。大小大快活。西銘正是發明此意。若會得此意。則坦然至公。所見必不至執著。所行必不至乖忤。恢恢乎有餘地矣。執著乖忤。皆只是私意未除。故多窒礙。非大公之道也。亮之。

復余子積論性書

校蠹人也。荷蒙尊兄不棄。常耳提而面命之。因得以私淑敬齋之學。恩甚厚也。尊兄資稟精力。皆大過人。學有淵源。深思而善悟。其所自得居多。議論剖析。能開發人聰明。一時交游。如永清立卿。皆受尊兄之益。而校之受益尤多。亦各自愧。無可爲尊兄益者。別後賴天之靈。似覺窺見聖學端緒。若有階梯可升。亦未知其是與非與。亟欲就正左右。或可上裨高明。龍江之會。適以病體不能盡所欲言。遽蒙尊兄疑以禪學。自後更欲通書。不虞慶門凶禍。尊兄方在憂患中。專意哀慕。非復講學之時。以故曩奉慰書。不敢輒有煩瀆。周世亨人回。蒙惠手教。并錄示王純甫書。導之使言。蓋尊兄汲汲於講學。故不遑暫廢也。困之進人。爲效甚速。可以強人之志。熟人之仁。人子受恩於親。昊天罔極。當其生存。猶有可致力處。今尊兄雖欲報之。